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七真因果傳

第十回 講三乘演說全真道 損面容甘作醜陋人

既得真傳道可修，三乘妙法任君求。淵貞當日毀容面，換得金身萬古秋。

話說孫不二聽了馬丹陽之言，是當頭一棒，打破迷網，恍然大悟，如夢中驚醒，歎曰：「若非師兄之言，險些誤了大事。我平日比師兄穎悟些，怎麼學起道來就不如你？」馬丹陽曰：「非是你不及我，只因你不去領教，故不如我也。所以說聰明反被聰明誤，許多聰明誤自身，天下事只有學而知之，生而知之者能幾人也！」孫不二謝曰：「謹遵師訓，從今後當虛心領教。」馬丹陽大悅，自回廂屋去了。過了數日，要到母舅家去祝壽，將禮物辦齊，與先生說明，又邀孫不二同行，孫不二推病不去，馬丹陽只得命家童攜上禮物，自己跨上黑驢，望母舅家去了。

不表丹陽出外，又說孫不二在房內，因馬丹陽說她不肯領教，故此不明道妙。她記在心中，今見馬丹陽不在家中，眾奴僕俱在前面玩耍，她乃獨自一人來到茅庵，見先生盤膝打坐，他便跪在面前告曰：「弟子孫不二心性愚昧，不明至理，以致兩番失誤，昨蒙師兄開示，方知前言是道，自悔不及，望師原宥，重為指點。」說罷，一連磕了幾個頭。王重陽先生曰：「你且站立，吾當與汝言，夫道有三乘，量力而行。今吾講與汝聽，看你能學那一乘？」孫不二即起來，站在旁邊，躬身聽教。

重陽先生曰：「學道之人，要置生死於度外，破得一個死字，可為不死之人。上乘者，虛無之道也，一絲不掛，一塵不染，如皓月當空萬里無雲，只一點靈根，能奪天地之造化，可參陰陽之正理，以法煉之，可使有歸於無，以無而又生有也，能與天地同老，日月同修，此上品天仙之道也。中乘者，秉虔誠而齋戒，奉聖真以禮拜，誦天尊之聖號，諷太上之秘文，一念純真，萬慮俱清，上格穹蒼，萬靈洞鑒，靈光不滅，一點真性，直達虛無，位列仙班，此中乘之道也。夫下乘者，積功累行。廣行方便，濟人利物，多作些好事，常檢點過失，真住自可不昧，靈明原能顯著，或隱或現，與仙無異，此下乘之道也。汝自量力願學那一乘，吾當授汝真訣。」孫不二曰：「弟子要學上乘天仙之道。」

重陽先生笑曰：「汝心卻大，恐志不堅。」孫不二曰：「心卻不大，而志甚堅。此身可滅，而志不可奪也。」重陽先生曰：「凡修道者，要得山川靈氣，故地利不可不擇焉。今東郡洛陽靈氣正盛，應出一位真仙，若到那個去處，修煉十二年，可望成道，汝能去乎？」孫不二曰：「弟子願去。」重陽先生將她看了一眼，擺了一擺頭說：「去不得！去不得！」孫不二曰：「弟子捨生忘死怎麼去不得？」重陽先生曰：「死要死得有益，若死得無益，豈不白送了性命？洛陽離此有千里之遙，一路之上，風流浪子不少，輕薄兒郎甚多，若見你這容貌如花似玉豈不動心？小則狂言戲謔，大則必致凌辱，你乃貞烈之性，豈肯受彼穢污，必拚一死以全名節，本欲求長生，而反喪生也，我故云去不得。」

孫不二聞言沉吟半晌也不辭先生，出了茅庵來到廚下，將煮飯的人盡皆支開，親自將火燒燃，把一罐清油傾入鍋內，待油煎滾，然後取一碗冷水在手，把臉兒朝著鍋裡，雙目緊閉，便起心腸，把冷水傾入鍋裡，那滾油見了冷水暴來，濺得一臉都是油點，油點著處皆燙成泡。孫不二忍著痛苦來見先生曰：「弟子這個樣兒可以去得麼？」重陽先生一見拍掌笑曰：「妙哉妙哉！世間也有這等大志向人，也不枉我到山東走一場。」先生說罷，即將陰陽妙理，造化玄機，煉陰成陽，超凡入聖之工，盡傳與孫不二。傳道畢，曰：「大道隱於不知不識。這不知不識工夫，又要待幾分瘋顛方掩得過於人，使人不知我有工夫，不識我有修行，等到大功成就之日方可現身說法。汝待面上油泡痊愈遠往洛陽，也不必來辭我，等你功圓果滿之時，蟠桃會上再相見也。」

先生說畢，瞑目不語。孫不二向著先生拜了幾拜，出了茅庵，只見僕婦婢女從外進來，劈頭碰見，駭得他們大吃一驚，若不是原樣衣服，險些認不出來。當時齊來相問，是何緣故，孫不二說：「我欲與重陽老先生造幾個油餅，恐你們不潔淨，故將爾等支開，我親自動手，誤將冷水傾在液油內，一時躲避不及，故此滿臉都燙成泡，這是我一時災星，不甚要緊，你們不必驚慌。自各去料理正事，勿叫我為念。」說畢，竟歸內房將門掩閉，默思先生所傳的工夫，逐一做去。口訣妙言，從新演來。

過了兩日，丹陽歸來將進門，眾僕婦便將孫不二被滾油燙壞面目對他說知。馬丹陽不勝歎息，先到茅庵見過了先生，然後到上房來會孫不二。只見她滿臉是泡，泡已潰爛，黃水交流，把一個如花似玉的面孔弄成一副鬼臉。馬丹陽一見，未免嘆歎，遂叫了一聲：「孫道友，你為何不小心，被油燙成這個樣兒，若了你也。」話未說完，孫不二圓睜雙眼，將馬丹陽望了一望，大笑不止，走上前一手將馬丹陽拉著說：「你是西王母的童兒麼？他叫你來請我去赴蟠桃大會，我今日便同你上天宮去。快走快走！」說罷，就爬上桌子，手扯窗格，要往上升之狀，忽一交跌將下來，睡在地下，呻吟不止。馬丹陽忙將她扶起，她却又哭又笑，馬丹陽見她這般光景，心中覺得有些悽慘，復至茅庵來見先生曰：「我孫道友想神仙想瘋顛了，如何是好？」重陽先生曰：「不瘋不顛，誰做神仙？」馬丹陽要再問時，先生已瞑目入靜，並不理會。馬丹陽見先生不理，只得出了茅庵，轉回廳前，悶悶不樂。

又說孫不二一些瘋話，把丹陽支開了，落得清清靜靜，正好用工，做到性體圓明，妙不可言，心地朗然，才識辨道有許多好處，甚是喜歡，即取菱花鏡兒一照，自己也著了一驚！照見滿臉疤痕，紅黑不一，又兼月餘，未曾梳妝，亂發蓬蓬，就像一個披毛鬼，分明是鳩盤荼、活夜叉。那裡像什麼員外娘子？孫不二照罷形容，心中大喜，自謂洛陽可以去也！於是胡亂將衣衫扯破，用些鍋煤向臉上抹了一把，跑出堂前，大笑三聲，早驚動了那些使女丫鬟家人小子，一齊到來，將她圍住。孫不二見他們靠過來，便往外走。眾使女來拉，孫不二即用口亂咬。有一個貼心的丫鬟，死死拉著孫不二衣服不放，被孫不二掉轉頭來，照她手上一口，咬出血來。那丫鬟將手一鬆，早被她走脫了。眾僕婦使女，見她勢頭兇猛，不敢來拉。慌忙報與員外得知。又說馬丹陽正在廂房內打坐，忽聽外面喧嘩，忙下座來，往外觀看，只見眾僕人來報導：「孫娘子瘋顛大發，跑出外去了。」馬丹陽聞言，猶恐有失，急命僕人快快去趕，自己隨後也來追趕。

且說孫不二一直走出莊來，那看莊門的人也攔擋不住，她莊前莊後的人，一時認不出是孫娘子，所以被她走脫。孫不二知後面必有人來追趕，見那邊村外堆有亂草，她便闖入草內，果見馬丹陽同著家人小子僕婦使女趕來，往前去不多時，忽又轉來，仍由原路去了。孫不二在草內看得明白，見他們走遠了，方才出來，望東南而行。白日乞討鄉村，夜晚宿在古廟，總是荒涼僻靜無人之處，大樹懸岩，能遮雨之地。若有人來問她，她便天上一句，地下一句，胡言亂語又哭又笑。別人見她這個樣兒，知她是個瘋顛之人，也就不問她了。所以一路之上平平安安，見正人君子，也問一問路，不上兩月，竟到洛陽。不知果能成仙了道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一葉扁舟游大海，萬丈波濤不著驚。